

孙德谦著

古书读法略例

上海书店出版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复印

古书读法略例

孙德谦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 1/4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J59·1 定价 1.40元

自序

昔聖門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蓋言學問之事當思出而用世裨益於民人社稷非特以讀書爲專務也夫學之所以可貴在能治己以及物有功於家國讀書固非其急者雖然卽言讀書亦豈易哉論語有云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子貢殆有歎乎聖道高深學者入門爲難吾謂人之爲學其讀書也亦復如是則吾國四部之書汗萬牛充萬棟亦極美富之觀矣世之身列儒林者矻矻一生卽以經史義理瞠目而不能答孟子所稱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比比然也一二材智之士識力自高偶有所窺未嘗不能闢與理合及詢以源流得失則又緘口結舌而不敢言若是者何哉往嘗窮究其故大抵中壘不作別錄散亡世無人焉啓示門徑使來學知從入之塗耳夫人而篤志劬學載籍極博不得門徑而昧所從入則冥行擗墮庸有濟乎嘗見昔賢之論讀書訣矣往往自矜創獲未足與人共喻又如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祇以陳說其功力至於書之若何誦習或兩書所載其文與事無不從同而意義

則判然各異諸如此類條流實繁能彌綸羣言鉤元提要以備潛修之彥得所據依者則概乎未有聞也近世俞蔭甫太史撰有古書疑義舉例分別部居固足自闢戶牖而有軌轍之可循矣然僅求之一字一句猶是不賢識小無能觀其會通心焉憾之者久矣余性好讀書於學則無不闕弱年而後始則致力於經小學能略識聲音訓詁於向歆流略又嘗搜輯成編久之研治諸子以爲顯門之業頃歲以來知龍門史學卓越古今自來解者第考訂異同甚者喜攻其短遂寫定衷聖而下爲太史公書義法都五十篇生平意在立言以期古之所謂不朽輒斐然有子勝之志然殫精竭慮者數十寒暑每有開竅半由沈思苦索而來艱乎其爲力哉夫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子雲氏揭其要矣余常恨讀古人書少所師資使無敏悟之功積疑於懷必不能怡然而渙然而晚生末學苟非爲之通閉解滯俾一隅三反須待其能自得師勢將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此班孟堅所以有勞而少功之說乎於是不揆寡聞條件繁名之曰古書讀法略例擬立題目將二百通凡俞氏所已具者則不復相襲其纂述大旨爲前哲則在辨誣求真爲後賢則在息疑牖智斯蓋素所蓄積然矣彼博覽墳典者倘率是而行或又能觸類而引伸庶幾其用力旣省見理易明而收效較捷

乎東瀛人士嘗謂余之學派近泰西智識分類學以余學行庸陋何能自成宗派今之區析類例亦不過爲學者攻錯之助其諸耆古願學之君子將有取乎是與乙丑八月元和孫德謙自序

古書讀法略例

目錄

卷一

專同義異例	一
文同意異例	七
無文字處求文字例	一三
無證據中得證據例	二〇
讀書因彼見此例	二五
讀書由虛索實例	三〇
傳聞例	三五

反徵例……………四〇

知意例……………四四

逆志例……………五〇

卷二

兩書不可牽合例……………五九

兩書不可強同例……………六五

兩書不可偏重例……………七一

兩書不可移用例……………八一

統上文而說乃通例……………八七

統下文而義自明例……………九三

衍文爲要語例……………一〇一

省文用互見例……………一〇八

卷二

讀書宜辨家數例……………一一三

讀書宜辨宗旨例……………一二六

讀書宜辨章法例……………一三六

讀書宜辨文法例……………一四六

讀書宜辨句法例……………一五四

古書事相類者連載例……………一六三

古書理相違者分觀例……………一六七

卷四

書用校讀例	一七九
書用鈔讀例	一九七
書用點讀例	二〇六
書用善本讀例	二一五
書用歸類讀例	二二三
書在善讀例	二三五
書在多讀例	二四四
古書自爲經傳例	二五〇

卷五

善推例	二五七
闕疑例	二六七
得間例	二七五

分篇例	二八二
古書有不通用字例	二八九
古書有不經見字例	二九三
讀書不求甚解例	二九七
讀書不破常解例	三〇三
古書有爲言例	三〇九
古書不盡言例	三一五

卷六

言公例	三二一
避諱例	三二八
旁行例	三三五

論世例·····	三四一
寓言例·····	三四七
讀書不因人廢例·····	三五三
讀書不存己見例·····	三五八
上下文虛實異釋例·····	三六三
上下文偏全異敘例·····	三六八

古書讀法略例

卷一

事同義異例

古書之中。有同載此事。而其義則各異者。夫著一書也。所述之事。與他書同。使其義則全然無異。亦何貴有此書乎。故吾讀古書。見其有事同而義異者。雖不能悉行臚列。然學者苟略知一二。則必能尋繹其義。而識異同之故矣。試言其例。

尹文子大道上篇。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呂氏春秋壅塞篇。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

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此尹文與呂氏春秋。於齊宣王好射事。非所記則同。而論其義則異乎。何言之。尹文名家也。名家之學。循名責實。今以宣王之射。譏其悅名而喪實。則仍名家正名之義也。至於呂氏。不務辨其名實。惟謂宣王之射。終身自以爲能用九石者。乃出左右之阿主。因有慨於直士之寡。遂爲亂國之大患。其篇題曰壅塞。是義主乎壅塞。而與尹文之綜覈名實異矣。

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莊子讓王篇曰。太王賣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豈不感哉。呂氏春秋審爲篇。太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感哉。淮南子道應訓。太王賈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賈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感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自孟子以下所稱者。祇太王去邠事。文雖小有不同。而其事則無不同。然在孟子。蓋以太王仁人。仁人去國。民自歸之。乃孔子天下歸仁之義也。莊子則美太王之尊生。而爲世之見利忘身者戒。其義已異矣。若呂氏謂受先人爵祿。必重失之。顯揭之曰。先人是異於莊子之身居高官尊爵者矣。其云生之自來者久。而輕失之。意蓋言先人爵祿。固當受而不敢失。獨於己之生命。反不知其重。豈非大惑乎。則義專在嘉太王之能尊生矣。淮南子之說。似與呂氏無異。觀其引老子言。則義又不同矣。何也。老子此數語。若謂其人而自知貴身愛身者。天下乃足以託之寄之。淮南之有取於老子者。所以見太王惟能保生。此民之所由相從。得於岐山下成國。卽是其身既知貴愛。邠之民以爲可寄託也。言乎其義不與呂氏又異乎。

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讖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

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呂氏春秋貴公篇。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濟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

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莊子徐無鬼篇亦載此管子與桓公論相事。隰朋於家國政事。有所不知。較之鮑叔惡惡太甚。但能不受非道者。其爲人自不可同語矣。管子曰。以德予人謂之仁。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管子蓋以隰朋仁人。仁人者必爲人所服。自宜授之以國政。在管子書中述此事。亦明乎管子之知人而已。乃列子云。非薄鮑叔。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不得不厚。且以厚薄謂弗由於我。此其義果何如乎。其下有言。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若是列子以管仲之舉隰朋。且入之力命篇。非歸之於命乎。至呂民則又異矣。相爲大官。隰朋之不聞不知不見。是有爲相之度也。爲相而用小察小智。則與大匠不斲諸說不合矣。然則稱桓公行公行私者。復何謂乎。蓋管子之不薦鮑叔。公也。桓公當時聽管子而行公。遂爲五伯之長。及行私而信豎刁。甚至身死而蟲出於戶。此卽私之爲害。在呂氏固服管子之擇相。能有公心也。其義亦良可見矣。

凡此三者。皆事同而義異者也。古書中固不僅此。略舉其例。吾願讀者推而廣之可矣。